

楊安澤：亞裔在美國的發展、未來、危機和希望

楊安澤 俄州亞太聯盟

【編者按】這個演講，可以說是美國歷史上，有關亞裔美國人在美國的發展、未來、危機和潛在希望，最接地氣，最切中要害的演講之一。發人深思，值得都聽一聽。演講人是 2020 年美國總統競選候選人楊安澤 (Andrew Yang)，這是他今年 3 月在出席 Yuan 傳媒主持的“亞裔美國人政治一瞥”活動時，做的演講。(周宇編譯)

我在紐約州北部長大，然後去了一些你們去過的學校。我從沒想過我會競選總統。我當然不是一個瘋狂的天天想着“有一天我會做總統”那樣的一個人。因此，如果你們有誰認為我更異稟之類，那麼其實我那時候就是在玩電子遊戲，做着任何一個在紐約州北部的亞裔孩子做的事情。

現在我正在競選總統，因我已經更深切瞭解了亞裔美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。令我擔心的一個情況是，到 2045 年，這個國家將走向成為少數民族佔多數。從現在開始算起，只有 27 年。在某些方面，這是個好事，隨着國家變得更加多樣化，這個國家將變得更加寬容。

你是否覺得這只是個數字問題？因為如果你的人數足夠多，每個人都必須和諧相處？不幸的是，事情並非如此。

如果你看一下歷史的例子，在人類歷史上極少有佔主導地位的種族群體主動放棄其主導地位。那樣不是常態。因此，如果你看看這個國家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，你會發現越來越多喪失安全感的白人變得越來越敵對。真的。在接下來的 10 到 20 年里，誰將會成為美國社會眼中的龐大競爭對手？中國。

那就對了。所以你認為隨着時間的推移，那些正在失去工作的不安全的白人大多數，他們的態度會怎樣隨着時間而變化？對我們華裔美國人或亞裔美國人來說，我曾在哈佛大學說過，我們離像匹茲堡猶太教堂受襲擊那樣只差一代人的光景。或者就像幾個月前說過的，因為冷戰或者其他原因，發生美國人朝亞裔開槍的事，也可能只有一代的光景。我擔心，我的孩



子長大將要面臨的巨大危險。

我有兩個兒子，一個六歲、一個三歲，他們是美國人，我也是美國人。亞裔美國人在歷史上一直不是政治活躍的人群。投票參與水平低，政治捐款水平低，因此，佔主導地位的政黨並不關心亞裔美國人。他們根本不認為我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選區。他們認為我們如今仍然是次級重要的“ATM(提款機，這里指籌款)人群”。我們出來就是拍些照片，因為我們喜歡照相，然後賺點錢走人，然後很長一段時間不再關心。這就是我們現在在美國政治中的位置。

這部分是因為我們住的地方。我們住在哪？我們生活在像紐約和加利福尼亞這樣的地方，坦白地說，我們的投票不會起到關鍵的分量，而且我們人數也不多。

如果亞裔美國人都住在愛荷華州，我告訴你們，我們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投票板塊。你知道嗎，因為我將在下周第七次去愛荷華州，因為要在這個階段，你需要贏得愛荷華州才能有戲當選。但是每個人都知道，在紐約，亞裔美國人就會是這樣的態度：投票無所謂，我們不投

票，我們不參加。還有一種觀念是認為我們沒有領導力，我們不是領導者。這就是我逐漸發現的。

這不是我競選總統的最初目的，但我們需要非常迅速地改變這一點，因為如果我們坐着認為，“嘿，美國將保持穩定、並組織和獎勵努力工作的人，我們將安心賺錢並享受美好時光，而不是我們必須關心門外發生的事情”，這種態度很快就沒了。

過上五年、十年，很不幸，這種態度就不夠用了。我們必須開始非常積極參與，並向所有其他人展示我們可以解決問題。我們有自己的願景，我們有自己的領導力。因此，當我與亞裔美國人群體交談時，有些人覺得，我競選總統的有點莽撞之類、有點不按牌理出牌，部分是因為我不是從參議員或州長或者其他一些民選官職開始。

但我有許多朋友支持江俊輝競選加州州長。我向亞裔美國人建議過的一件事，我今晚要向大家再次建議：如果我們等待機會輪到我們，我們永遠也等不到。永遠不會有人看看說，

哦，現在是輪到亞裔當美國參議員或州長的時候了，或者競選總統並成為總統。根本不是這樣的，永遠不會發生這樣的情形。

我們能夠在領導地位佔有一席之地的一方法，就是登上五月份的民主黨初選辯論台。我們只有站出來說，我們對這個國家有一個願景，就像其他人的願景一樣強大、一樣重要。這是首要的根本。第二點是，我們在下一個周期中在政治上獲得巨大的機會。

剛纔說，各方都不關心亞裔美國選民，因為他們一般都不關心政治。但在這個周期中，加州的初選投票順序有了提陞，這次加州是第五個投票站。前四名是愛荷華、新罕布爾、內華達和南卡。這一次加州輪到第五，所以很多人作為民主黨的競選候選人，大概 20 到 25 個，包括我自己在內，等到來到加州時，將仍然分不出勝負。

所以這次亞裔美國人投票的方式，實際上可能決定了美國的面貌。這是幾十年來頭一遭。我印象中前所未有的。所以這是一個機會，讓我們站起來說話，讓我們的聲音變得重要。

第三件事，也許是最重要的事情——在座有多少父母？——話說起來有點讓人不舒服，但是你們當中有多少人有意義的感覺：亞裔美國人可以在美國獲得成功，但我們很難“太”成功？至少有些人相信這一點。這里有一些真實的信息。我曾見過這個國家的領導人，奧巴馬總統、克林頓總統和布什總統，就像你們也認識十幾位參議員和州長一樣。當你花時間與他們在一起時，你會發現他們並不比我們特別到哪里去。我向你保證。

我們都跟他們一樣聰明，一樣努力，一樣創新，一樣愛國，像任何其他美國人一樣充滿愛心。我將在 2021 年擔任總統職位的路路上展現所有這些。當然前提是在 2020 年獲勝，然後在 2021 年宣誓就職。我想講的一個關於亞裔美國人的笑話是，我們要把白宮變成金宮。總之，非常感謝你們，很高興見到在政治上特別關注社區的人們來到這里。非常感謝你們。

楊安澤夫人首登主流媒體，她會成為“華裔米歇爾”嗎？

From: 周宇 Joeyl 北美新視界

的一些傳統價值觀。

傳統文化尤其重視家庭、子女和教育，在

僅有的亞裔男孩，楊安澤從小經歷校園欺凌，“如果你不進行反擊，你必須接受它；所以我一直在戰鬥”。他從一個“邊緣人”到投身公共服務，在總統大選候選人排名中步步挺進，也是這種努力進取精神的體現。

在他的施政綱領里，他的理想主義是“為每一個普通人而戰鬥”，從藥物濫用、精神健康到財務壓力、全民健保等等。這種人道主義理念為他贏得了多樣化的支持者群體，甚至包括眾多對立黨派人士的忠實擁護，他所倡導的“不左不右，向前走”也成為一種富有凝聚力的號召。

艾芙琳在電視採訪中說，“人道優先”(Humanity First)就是她給予夫君全力支持的主要原因。有些支持者把楊安澤的卡通頭像做成刺青紋在自己的胳膊上，這種熱情應該是一種發自真實內心的共鳴。

艾芙琳在首度公開發佈的視頻中，談及身為父母的角色代入：“作為父母會改變您對事物的看法，您有興趣保護我們的社會、為子孫後代保護我們的文化和環境。”古語說，吾老以及人之老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這是人性的共通。她的長子跟她共享同一個生日，這是一個母親的幸福。

作為女性，艾芙琳也談到了這一願景：“我們環顧四周，至少會看到一個陷入困境的女人，她們在財務上依靠某人，或者從事剝削她們的工作……安澤曾經說過，女性從事着我們社會上最艱苦的工作，這是事實。您知道我一直是全職媽媽，並且我曾在大公司和小公司都工作過，而當媽媽是最艱巨的工作。僅僅因為我沒有得到薪水，並不意味着這項

工作不具有價值。”

在群雄逐鹿的總統選戰，亞裔能夠在美國主流社會倡導這樣的價值理念，並得到廣泛認同，是我們的驕傲；立足華裔身份，但並不限於身份而是以整個社會利益為考慮的重心，楊安澤堅持不懈的努力和迄今成功，為我們示範了參與社會、服務公眾一種可行方式。(編注：此文系作者投稿，不代表UCA 官方觀點)



艾芙琳此前一直低調迴避記者的鎂光燈，但是楊安澤在競選中時常提及她的支持，而他們對於家庭、兒童、主婦和自閉症的關注一直體現着人道主義的普世之光，以及中華文化

這個有兩個孩子的幸福家庭里，艾芙琳作為專職母親，一方面符合傳統上“相夫教子”的女性角色，另一方面也體現着現代女權主義者的倡導，也就是楊安澤的競選綱領所提出的——家庭婦女的奉獻價值必須得到社會的正視和報償，而與此同時，人們的生活幸福感指標是一個比國民生產總值(GDP)更加靠譜的度量。

楊安澤三十多歲時遇到比他小六歲的艾芙琳，那時他正在備考公司 Manhattan Prep 擔任 CEO。艾芙琳曾經在中國上海實習，也曾在化妝品公司歐萊雅擔任過營銷總管，後來辭職專門照顧兩個孩子。從 2017 年開始，從技術上講，楊安澤就一直在進行競選活動，但他仍然偶爾會發推文談論他和艾芙琳的夜晚。似乎他們倆喜歡一起看電影，包括《摘金奇緣》這樣的經典亞裔片。

他們非常重視子女的歷史和政治教育，或許跟成長經歷有關。據《紐約之聲》(Voices of New York)》2018 年的報道，作為班上

